

[非虚构写作]

邻居是乡下人



□张儒学

我的隔壁住进了一对乡下夫妇，他们好像把乡下的“家”都搬进了城里。

我住的是老旧小区，没有电梯，小区里的原住民多数已经搬走，房子自然而然就租了出去，而来这里租房子的大多是进城务工的农民。我只知道，以前隔壁住着的是个在县城建筑工地干活的小伙子。他每天早出晚归，可能工地干活很累，回家后就睡觉，也没觉得什么不好。

前不久，他把乡下的老婆接来了，听说在一个小区做清洁工。他老婆一来，把老家的几只鸡和一条大黄狗也带来了。那几只鸡中有只大公鸡，每天一大清早便大声地叫起来：“喔喔，喔喔……”这叫声似乎把整幢楼的人都从睡梦中叫醒了。更烦的是，那条大黄狗虽然整天关在屋里，但狗似乎不知道这是在城里，像在老家为主人守家护院一样，不分白天晚上，只要有上下楼的脚步声，就“汪汪汪”地叫起来，这让整座楼的人都怨声载道。毕竟人家是出钱租的房子，邻居们大多只是善意提醒一下而已，可那女人却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我来城里了，家里没人，谁又养着它们呢？”

又是一个周末，本想好好睡个懒觉。天还没亮，我睡得正香，一阵“喔喔……”又被那只大公鸡叫醒了，再怎么睡也睡不着，我有点生气：“还叫人睡觉不？”妻子笑了：“我们也是从乡下进城的，以前

在乡下哪天没有鸡叫狗叫，这有啥大惊小怪的。”

妻子说得有道理，虽然进城工作二十多年了，但我也是在乡村长大的，对乡村的农舍、田野、村庄都十分熟悉，尤其对鸡飞鸭欢狗叫更是记忆犹新。虽然城里的生活条件比乡村好，可心里依旧装着乡村的时光，仿佛乡村已深深地融入到我的精神和血脉里。渐渐地，我似乎不再讨厌那鸡叫狗叫声了。再听到隔壁大黄狗“汪汪汪”的叫声，还有每天清晨大公鸡“喔喔”的叫声，反而有一种亲切感，仿佛让我又回到了乡村，也让本来看似热闹其实冷清的小区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过了些日子，我似乎再也没听到隔壁的狗叫声和鸡叫声了。我想：是不是他们把狗和鸡都处理了？后来才听说他们搬走了。

不久，隔壁又住进一对来县城卖小吃的农民夫妇，每天很早出门，很晚收工。每次他们回家，收拾东西进屋要弄出很大的声响，还有在屋里弄吃的和说话的声音，因为是深更半夜，就显得特别大声。他们是在城里摆摊卖小吃的，早晨很早起来弄今天要卖的粑粑、糕点之类的，尤其是用电动机打米浆的声音，很响很刺耳。尽管这样，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不容易，实在受不了也只是叫他们小声点，谁也没有要赶走他们的意思。

有一天，我下班回来，看见那对卖小吃的夫妇正收拾东西准备搬家。我感到

吃惊：“在这儿住得好好的，怎么搬家了？”那男的叹息一声：“现在城里小吃不好卖，我们准备回家去承包村里的鱼塘养鱼，或许那才是我们的致富路。”

他们搬走后，隔壁暂时没人来租住，小区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。那天妻子告诉我：前几天去菜市场买菜，经过西门外老旧小区的一间租赁房，听见里面有狗叫和鸡叫声，听说是一对进城务工的夫妇租住的。我想应该是原来住在我家隔壁的农民工夫妇，他们在这儿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走呢？也许是那儿房租更便宜……

又一个周末的早晨，本来想睡懒觉的我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在床上翻过去翻过来，把熟睡的妻子也吵醒了：“以前你睡不着怪隔壁鸡叫，现在人家搬走了，你又睡不着，这怪谁呢？”妻子说得有道理，我也不知怎么回答，便起床去西门菜市场买菜。正好经过西门那个小区，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，走了进去，还想再听听那鸡叫和狗叫声。可我去出租屋打听，才知道那对农民工夫妇又搬走了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？

买好菜在返回的路上，我看那些挑着水果的，背着蔬菜的，还有提鸡蛋来城里菜市卖的乡下人，时不时从我身边走过，他们那忙碌而疲惫的身影，仿佛就像一片片从故乡飘到城里的云……

（本文作者为重庆市作协会员，大足区作协副主席）

【局域网】

□曹春梅

雨下得小一点的时候，我跑去见少华。是的，像月凤踏水而歌进到《滚滚红尘》的片场，虽然我不是月凤，这里也没有章能才，然而情感的流动却穿梭在两人之间。少华端坐在一间大教室里，面前三个孩子，一个男孩儿在吃盒饭，另外两个女孩子在练字。

少华干啥呢？说起来好玩，她在网上看人家折纸做“乌鸦嘴”，一张一合很好玩，于是自己也用废广告纸做了一个，挂耳的松紧带取自口罩。戴上后，“乌鸦嘴”尖尖的，大大的，鼓鼓的，人张嘴它也张，人闭嘴它也闭，有趣极了。两个小姑娘看了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目光，于是少华放下手里的事情，帮她俩每人做了一个，两个姑娘戴着“乌鸦嘴”互相叨来叨去，又张张合合对着哇哇喊话，少华觉得好玩儿，童心大动也加入进来，师生三人笑作一团。

这就是少华，每次见到她，手里不是在做这个，就是在做那个。别看此刻的她童心未泯，在青岛她可了不得。她是一位编山东省综合实践课程教材的小学语文教师，还是山东省教学能手、齐鲁名班主任建设工程人选，多次带着学生参加国家级、省级书法比赛，奖杯拿到手软。

此刻，她做完了“乌鸦嘴”，又开始指导那两个小姑娘写字的间架结构。每次见

在雨中，少华是个动词

少华，她都处在动态中。不是握一支笔，一笔一画方方正正写字；就是攥一根彩线，横横竖竖地编织。再或者注视着一块布，裁剪，化腐朽为神奇变成口金包。她写的字，高三的学生都可以照着临摹；她做的结绳，红红绿绿挂在手机上，再也不怕手机在包里翻不到；她身上穿的连衣裙，手里拿的坤包，都是自己亲手缝的，虽不说有多名贵，但是对于一个天天忙碌的班主任来说，亲自做的女红，其稀缺程度堪比奢侈品。还有她带的书法班的孩子们，被引领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，捧回高高低低的奖杯。即便是面对面地讲话，她的手也不闲着，一边谈话一边用塑料彩绳编着珠珠小狗，或者黄嘴鸭，弄好了配上金属扣就可以当钥匙链。

如果人可以被描绘成一个词语，那少华一定是个动词，可以带十个宾语。2023年夏，我们在济南雪野湖认识，一切友好即刻发生。漫长的培训我们住在一起，早晨起来一睁眼就看到少华；夜深，比邻而睡。吃饭，头碰头坐在一处。

雪野湖太美，开窗就是一座山，青青薄雾飘摇妩媚；俯首就是一条路，如水蜿蜒流转如歌；更有一条通天的河，排比对仗着细细的波。山路崎岖缭绕着晚餐后的散步，湖海无边，凹凸的侧影流转水边，螺旋状的丝柏树点染了这次不期而遇。

在雪野湖，我看到了少华令人难忘的美。然而美只是少华身上的一部分元

素，给她一匹马，她就特别能战斗，踏浪绝尘；给她一个任务，她就特别能吃苦，日行千里；给她一个班，她就特别能忍耐，抚少成才。她是怀孕到生产还在教毕业班当班主任的女战士，产假提前结束，回学校再接新班当班主任的拼命三娘。

如今想要见一面，谈何容易！置身各种关系、事务性工作、中年女性的生活，身不由己。尤其两个人都当班主任，更忙得暑假也难得歇息。可我还是执拗地执拗地想，想去探望探望少华，在同一个空间里，你做你的手工，我写我的文章。尤其回忆起雪野湖的柔波，一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甚至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。

经过培训，我们重新学着爱校园里的每一只苹果，爱红润的也爱青黄苍白的。重新接纳一个个心灵，不只是优点而是全部。学着把狮子从石头里唤醒，不伤害血肉，一点一点把多余的石料去掉，清理碎屑，再一点一点添加色彩。人心复杂明暗无边际，反刍善与恶，学《悲惨世界》米里哀大主教，悲悯而期待，温柔又坚定。

雪野湖，美丽的北方水乡，邂逅少华的地方。眼前的相聚太过短暂，我离开的时候又下起了雨，真让人剪不断，理还乱。只想静静地偎依在少华身边，哪怕不说话，哪怕只静耳听这无边无际的雨。

（本文作者为青岛十七中语文教师，齐鲁名班主任建设工程人选）

【南腔北调】

舍弃的智慧

□杨立英

家乡的集市上，有家卖生猪肉的摊位，摊位前排了长长的队伍，常常是他家的猪肉出售一空，临近的摊位方才有人问津。

多年来，家里的食材采购，大多由先生一手包揽。有次我去集市，先生要我割斤猪肉，还特意叮嘱，去徐记摊位。

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挤进生禽市场，徐记摊位前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。“来斤五花肉”“我要三斤排骨”“给我割半斤瘦肉……”徐师傅剁肉、剔骨、过秤、收款，忙碌得挥汗如雨。临近的几个摊主却悠闲地坐着，台面上摆放着成匹的猪肉，他们无奈地擦几下手中的擦布，驱赶着停落的苍蝇。

望一眼徐记摊位拥挤的人群，急性子的我来到了临近的摊位，掀开盖布，成匹的猪肉透着鲜亮的光，一捏微湿不粘，按压凹坑很快消退。我用从网上学来的方法鉴定后，让摊主给我割了一斤五花肉。

中午先生做饭时，惊讶地问：“你买的肉不是徐记的吧？”我心里嘀咕一下，抢白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“细节！”“不就是一斤肉么，还有啥细节？”“下次你去买，就知道了。”

再次光临徐记，是去买肘子肉。徐师傅热情地问：“嫂子，你要前肘还是后肘？”我哪懂这个，随口问他前肘好还是后肘好？“前肘骨头小，肥瘦合适，吃起来口感好。后肘瘦肉多，吃起来有些老。”出于信任，我毫不犹豫地说：“那就要前肘吧。”

徐师傅割下一块肉，然后摊在案板上，边拨拉边用刀把星星点点的肥油一一剔除。看他那份细心劲，我便催促：“差不多就行，不用那么仔细。”他倒不着急，慢悠悠地回我：“嫂子，很快就好了！”

回家与先生说起这事，先生告诉我，一个集市下来，他家能卖出四五头猪，常常不到十一点便销售一空。有些顾客为买上他家的猪肉，不得不早去集市。有的买不到想要的瘦肉，宁愿换成排骨，也选他家的。

无论多忙，徐师傅说话都软声细语。不论生人熟人，都一视同仁。哪怕来的是一孩童，他也要把那些肥油一一剔除。

因为这点小小的不同，我也开始犯“傻”，只要去割肉，宁愿到徐记排长长的队，也不愿去别家。其实，我也明白，同是猪肉，并不是肉质有多少差别，而是那份被认真对待、被温暖了的心。

多余的肥油，有的摊位拿猪肉的价格卖给顾客，看似赚了钱，但时间久了，顾客也跑掉了。徐师傅把那些多余的肥油割掉，看似自己少赚了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因赢得了更多顾客，反而换来了成倍的收益，赚取得更多。

舍弃一点肥油，这与其说是经营的智慧，不如说是舍弃的智慧。

（本文作者任职于东营市利津县中心医院）